

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与就业的互动机理

林秀梅

(长春税务学院, 吉林 长春 130117)

摘要: 文章利用经济计量分析方法, 给出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就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理和作用模式, 揭示了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同步的内在机理, 并提出促进就业增长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经济增长; 经济结构; 就业

中图分类号: F120.3; F121.3;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09) 04-0101-03

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 其中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是两个最重要的目标, 各国政府都在积极采取各种政策措施, 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增加就业和减少失业。改革开放 30 年, 我国经济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1978 年至 2007 年, GDP 平均增长 9.3%, 第一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长 6.7%, 第二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长 9.8%, 第三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长 10.6%, 而全社会就业平均增长仅为 2.41%, 第一产业就业平均增长 0.85%, 第二产业就业平均增长 3.48%, 第三产业就业平均增长 6.14%, 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严重不同步。^① 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同步, 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与就业的互动机理和互动模式如何, 怎样解决经济增长中的结构调整和就业问题, 这些都成为学术界、政府和全社会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经济计量分析方法, 给出了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就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理和作用模式, 揭示了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同步的内在机理, 并提出了促进就业增长的对策建议。

一、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与就业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经济结构的核心是产业结构。产业结构通常是指国民经济总量(产出)在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互相促进, 经济增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又促进经济更快增长。但是, 产业结构的优化, 是以要素投入结构的优化为前提的, 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优化升级的实质是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转移, 这种转移应更有利于产出, 有利于效益的提高。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转移就是就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转移是遵循从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向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 从而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增加产出、促进经济增长。按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理论与奥肯定律, 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减少失业、增加就业。但是, 我国改革开放 30 年的经济实践, 并没有验证这些理论。那么, 我国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就业和经济增长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影响关系呢? 我们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给出解释。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是用来检验一个变量是否引起另外一个变量变化的原因的经济计量分析方法。我们使用这种方法对三次产业产出结构、就业结构、就业和 GDP 四个变量进行了两两之间的格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BJY0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6JJD790013); 985 工程“经济分析与预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985JDXM008)。

作者简介: 林秀梅, 吉林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导师, 长春税务学院经济模拟研究所教授, 研究方向: 数量经济、产业经济。

^① 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计算所得。

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就业我们使用各年统计年鉴数据, GDP 我们使用经价格指数调整后的实际 GDP 数据, 三次产业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数据, 我们使用周振华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一书中给出的结构总变化值的度量公式计算的数据。^①

根据 1978 年至 2007 年的数据, 经过检验, 我国 GDP 与三次产业产出结构、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 互为因果关系, 即 GDP 影响三次产业产出结构, 三次产业产出结构也影响 GDP。三次产业产出结构影响就业结构, 就业结构也影响产出结构。GDP 对就业和就业结构都有影响, 可是就业和就业结构对 GDP 却没有影响。就业对三次产业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都有影响, 可是三次产业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对就业却没有影响。这表明 GDP 直接或者通过就业间接影响产业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 再由结构变化影响 GDP 的链条是接通的, 即 GDP 的增长引起了就业的增长(尽管这种增长是不同步的), 而 GDP 和就业的增长, 引起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 产业结构的调整又促进了 GDP 的增长。但是 GDP 通过产业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影响就业的链条是不通的, 从而导致就业影响 GDP 的链条也是不通的, 即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没有引起就业的相应增加, 即使由于 GDP 的增长带动了一些就业, 但是这些就业反过来不足以促进 GDP 的增长。这说明我国三次产业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不协调以及调整的不同步, 严重制约了就业的增长, 同时也制约了经济的更快增长。

二、GDP 与产出结构、就业结构和生产要素效率的计量模型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只是检验了产出结构、就业结构、就业和 GDP 之间的影响关系, 并没有给出他们之间作用机理的具体模式, 下面我们使用扩展的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模型, 给出他们之间的具体计量模型, 并作出解释。

$$\text{设 } Y = AK^{\alpha_0 + \alpha_1 X_1 + \alpha_2 X_2} L^{\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e^{\gamma_1 X_1 + \gamma_2 X_2 + \varepsilon} \quad (1)$$

其中 K 为资本存量, L 为劳动力, X_1 为三次产业产出结构总变化值, X_2 为就业结构总变化值。对于产出 Y 、劳动力(就业) L 、三次产业产出结构总变化值 X_1 和就业结构总变化值 X_2 , 我们使用如前的数据。对于资本存量 K , 我们选取张军、章元从 1978 年到 2001 年的估计值,^② 再按着资本存量平均增长率推出 2002 年至 2007 年的数据。经利用 Eviews 5.0 软件估计和检验, 得到如下模型:

$$Y = 73.7K^{0.418 + 0.028X_1 - 0.021X_2} L^{-0.074X_1 + 0.062X_2} e^{0.532X_1 - 0.455X_2} \quad (2)$$

模型(2)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即要素的效率与三次产业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有关, 经济规模也与三次产业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有关。

根据模型系数可以看出, 如果产业产出结构总体增加一个百分点, 资本的产出弹性将增加 0.028 个百分点, 而劳动的产出弹性将减少 0.074 个百分点, 同时经济的规模将增至 $e^{0.532 \times 1\%} = 1.0053$, 即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了资本的效率, 降低了劳动的效率, 并使经济规模扩张。这说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资本效率的提高和经济规模的扩张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 产业结构调整使劳动效率下降, 从而资本替代劳动的机会增加, 就业将减少。

如果就业结构总体增加一个百分点, 劳动的产出弹性将增加 0.062 个百分点, 而资本的产出弹性将减少 0.021 个百分点, 同时经济的规模将减至 $e^{-0.455 \times 1\%} = 0.9955$, 即就业结构升级提高了劳动的效率, 降低了资本的效率, 并使经济规模收缩。这说明, 就业结构调整虽然提高了劳动的效率, 但是通过降低资本效率和收缩经济规模, 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一点与前面所述就业结构不是 GDP 的格兰杰因是一致的。

① $S_t = \sum_{i=1}^n |q_{it} - q_{0t}|$, 参见周振华《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第 199 页。

② 张军、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 K 的估计》,《经济研究》2003 年第 7 期。

如果产业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总体同步增加一个百分点,资本的产出弹性将增加0.007个百分点,劳动的产出弹性将减少0.012个百分点,经济的规模将增至 $e^{0.077 \times 1\%} = 1.00077$,即如果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同步变化,我们将以资本效率的微弱提高和劳动效率的下降换来经济规模的微弱扩张。

三、结论与对策

计量模型告诉我们,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效应,但是产业结构升级越快,劳动的效率就越低;劳动的效率越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就越多,劳动的需求就越少;劳动的需求越少,劳动力的转移就越慢,就业结构的转变也就越慢,从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不协调就越严重。正是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矛盾,导致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矛盾。

由于我国目前的就业结构远远落后于产出结构,要使两者逐步相匹配,就必须尽快转换就业结构,也就是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二、三产业。但是这样做的短期代价是将降低资本的产出弹性,损失资本的效率,同时可能使经济规模收缩。这主要是第一产业转移出的劳动力不能马上适应二、三产业的需要,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空停”,二、三产业的资本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利用。

因此,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并使就业在存量调整中增量也放大,首先,要发展教育,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以适应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劳动力专业化素质和技能的提高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扩大就业的关键环节,而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一方面基础教育对专业化技能培养不够,只注重理论和学历,不注重实践能力;另一方面再教育阶段的职业技能培训不够,很多待业、转岗的劳动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专业化培训,不能尽快适应岗位要求。因此,各级政府、教育部门和企业必须结合起来,改善教育体系,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兴建各级各类职业技术培训机构,培养和提高劳动者的技能,使他们能尽快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并使新兴产业资本得到充分、有效利用。其次,选择合理的技术路径,兼顾效率与就业,走增长促进就业的道路。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没有技术进步就不可能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对就业来讲,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通过新产品、新产业的开发,创造就业,也可以通过新技术的引进,旧技术的淘汰,生产率的提高,破坏原有的就业。另外,技术进步的技能取向也影响就业,如果技术进步是以技能替代型为主,即技术进步通过促进劳动分工,简化生产工艺,使得大量低技能的劳动者进入就业领域,则总体就业水平会显著提高。如果技术进步是以技能偏好型为主,即技术进步增加对高技能和熟练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减少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同时资本大量替代劳动,这时的总就业水平可能不会上升。因此怎样利用技术进步,选择什么样的技术路径,对就业压力极大的我国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间越晚,借用技术的资本利用、劳动节约的程度就越高。我们从发达国家借用来的技术是他们在资本成本相对低于劳动成本的条件下来开发的,不适合我们的资源禀赋。所以,我们要按照劳动利用方向进行改良、开发和调整,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技术模式,以降低生产成本和资本份额。日本是重视节约资本、充分利用劳动的典范。在二战前工业化过程的就业总数中,由劳动替代资本的创新吸纳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为80%,而由资本积累吸纳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仅为20%。我国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中,要注重增加就业,在不同要素比例增长方式的选择上,要实行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相结合的方式。在技术应用方面,要选择正确的路径和适当的技术结构,避免不切实际地以技术或资本替代劳动,应用高新技术,既要充分考虑技术的先进性,又要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即使技术有条件替代劳动,只要不影响或基本不影响生产效率,也不要急于替代或大量替代,要积极应用那些可以促进就业的适度技术,切实把就业增长作为一个重要增长目标,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良性互动。

责任编辑:李华